



随笔

古郡情思

□ 卢运福

奉调象州，正是入秋时节。乘林业消防直升机，从高空俯瞰，只见圣堂仙境，象岭秋山。四面群峰环峙，寺村、中平、罗秀、大乐……一片苍翠。红水河和柳江从西向东，奔流而来，在石龙一带，蓦然会合，转入黔江。象州古城，就像一颗洁白的珍珠，镶嵌在一块巨大的翡翠之中，乡镇村落，在翠绿中时隐时现，落落有致。象桐路，西接柳州，东临金秀，宛如一条玉带，缠绕在象州的腰际。象州在绿中，绿在象州中！人间仙境，世外桃源。正是：

四面峰环峙，两江入黔流。
温泉水浸月，夕阳过岗头。
香米薰八桂，织锦遍五洲。
满目皆苍翠，何以近中秋？

(一)

象州坐东向西，左南右北。背倚金山秀水，直面龙城柳州。象州城背靠东岗，西朝柳江，依山傍水。“象州四季水长流，早死龙王也有收”。这里山奇水美土沃，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朴。古人择居择治之所，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象州于秦时设郡，为广西最早的郡治之一，正是借益于其时其地其人也！

象州城原有东西南北门和小南门，已毁于文革。县城南街，有始建于清雍正九年的关帝庙(后改称关岳庙)。柳江位于城西，春夏时分，涨水之时，浩浩荡荡，蔚为大观；秋冬时节，半江碧水，沐月映日，牵动离愁。江边有公园，园内有连亭。清朝时方克任有《象江亭》诗：“亭峙山城外，高低见石泉。龙沙浮岸狄，猫岭起晴烟。门对青萝树，窗开黄叶天。此词堪放眼，醉倚白云边。”现在江亭为政府筹款重建，亭为二亭合一，是为连亭。我曾为连亭撰联：“象山有山，柳江有水，山水也；说一的一，说二是二。诚信乎！”撰后思之不工，免貽笑大方，没有镌刻。江西畔有象山，象山春日常有白云缭绕，白云常有形有状，奇诡莫测。其中最著名的是幻化为象。清代刘光烈《象云说》记载云：“已而天开霁色，波净沙澄，四山之烟光荡漾，瀑布飞空。予方凭栏骋目，心旷神怡。而山腹中祥光隐跃，瑞霞毕呈，纷纷漫漫。秉扶日之姿，蕴从龙之志。其质白以洁，其形高其庞。不金雕，不锦镂。若舞若拜，俨然长鼻柱蹄。”更奇的是“自南逆北，度陌而上者十数队，队各分列成形，不相牵杂。”这些象，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漫步于象岭，消失于天际。于是顿悟象州何以得名：“那有山，山有云，云类象，山因名象，郡亦名象。”

(二)

城西江畔，名胜众多。西山半腰之内有一洞，于岩口东眺，可观赏象州城区全景及柳江两岸田园风光。洞内石壁有摩崖刻，上有崖刻6方。相距一公里许，有文昌洞。岩洞有2个出口，东西相

距几十米，内宽敞明亮，传说古代常有道人在内修道炼丹。洞内摩崖石刻众多，其中有明代“柳州八贤”、兵部右侍郎张翀所题、粤东镇总兵孟宗文刻：“西风七月暑初收，浴罢温泉更此游；仙客何年生羽翼，虚崖白日自春秋；苔封古象留丹洞，云锁山门绕碧流，胜地不禁清兴发，孤峰一啸起寒飕。”诗文雕刻俱佳。另，江畔有回面山，回面山山顶，有唐朝大将军“薛仁贵衣冠冢。”古墓于绿树丛中，墓碑约一人高。碑正中刻着“唐大将军薛仁贵衣冠冢之墓。”墓坐北朝南，象江(柳江)从陡峭的山崖下时急时缓流过，水声时而高亢时而低沉，似在吟诵苏轼名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墓碑原碑已毁，现碑为今政府重立。薛仁贵，山西绛州龙门人(今山西河津)，生于隋大业九年(公元614年)，贞观末年，唐太宗李世民亲征辽东，薛仁贵从军征东，因战功显赫，被晋升为右威卫大将军。公元675年，薛仁贵被贬至象州。在象州期间，薛仁贵做了诸多好事，深得百姓爱戴。后唐高宗登基，大赦天下，薛仁贵赦归故里。走前，他将平日穿戴的白袍和盔帽留给地方作纪念。公元683年，薛仁贵病逝，消息传来，州人在城内北街建庙，将其衣冠置于庙内，称“白袍庙”。再后，州人在回面山顶修墓立碑，将其衣冠置于墓中，四时祭祀。

历史寻踪，象州名胜甚多。原来城区四周还有东山寺、南山寺、西山寺、北山寺、报恩寺、长峰寺。史载“东山寺，在城东五里(现在东岗岭)，寺后有亭，名秋屏。南山寺，在城南十里，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古榕盘龙，松竹交荫，为招损之盛境。西山寺，在城西五里，其寺半山有一“檐亭，大江横前，飞泻千里，郡城枕股，万瓦横次，山川景物尽在目中，骚人题咏为多。北山寺，在城北……。”光阴荏苒，逝者如斯。原来的寺庙，现在大部分已经毁损。南山寺旧址，现在有一个小观音殿。东山寺，为近年募资重新修建，香火尚盛。寺畔有崖刻三方，其中有宋代象州知州张儒辅诗刻：“象州秀拔倚清穹，宝刹禅关四峰；东北岭头干桧竹，西南崖表万杉松。楼台掩映高低起，殿阁参差上下重，我愧不才叨假守，公余时喜一游从”。古名胜遗址还有南沙湾贝丘遗址、汉代陶窑遗址、岭南汉墓群、吴国桂林郡遗址、孔庙遗址、象州粤东会馆、运江粤东会馆、独鳌山战场遗址、郑小谷墓、洪秀全驻跸处、象台书院旧址……

(三)

象州人历来十分重视教育。明清以前，就设有象州义学。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义学由城南迁至城西，修建扩大为“象台书院”。当时书院“规模宏敞，膏火充裕”，是岭南最有名的书院之一。同治九年(1870年)，象州才子、五品京官郑小谷辞官不做，回“象台书院”担任主讲。“象台书

院”就是现在“象州初中”的前身，至今已有147年历史。自治区原主席韦纯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韦章平，自治区党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公安厅原厅长林超群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黄任文也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现在象州村村小学有教学楼，所有乡镇有设施完善的全日制中学。象州高中环境优美、设施完善，硬件建设在广西县级中学中是第一流的。由于重视教育，象州人才辈出。近代如道光进士郑小谷，官至刑部主事(后加赐五品卿衔)。辞官后，先后主讲于广东广西众多大书院，被尊为“两粤宗师”。除桃李满天下外，郑小谷还著作甚丰。有雄文数十卷，诗数千首，文章以千计数，堪为大家。现代有与华君武齐名的全国著名漫画家廖冰兄。廖冰兄是象州妙皇乡大窝村人。历任广东美协副主席，中国美协一、三、四届理事。荣获中国文联、中国美协颁发中国美术最高奖——第二届中国美术金彩奖、成就奖，文化部“造型艺术成就奖”。广州艺术博物馆专门内设“廖冰兄艺术馆”。当代名人众多，单象州寺村镇，解放后就出过3个省部级领导。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共87人，其中象州寺村镇人占5名。

(四)

象州虽然设治甚早，但从古人记载及诗咏来看，交通主要靠水路，村居寥落瘴疠盛，疾病多。经济并不发达。唐杜牧《蛮中醉·过象州》：“瘴塞蛮江入洞流，人家多在竹棚头。青山海上无城郭，唯见松牌出象州”。宋李纲《象州道中二首》：“路人春山春日长，穿林渡水意徜徉。溪环石笋横舟小，风入林花扑马香。山鸟不知兴废恨，岭云自觉往来忙。炎荒景物随时好，何必深悲瘴疠乡。”“竹屋茅檐三四家，土风渐觉异中华。碧榕枝弱还生柱，红荔春深已着花。社燕不巢南侯别，塞鸿无信北音除。海山此去犹千里，会见安期枣似瓜”。现在象州村村通公路，乡乡通硬化路。水路可直达港港澳，交通四通八达。城区人口虽然不足10万，但城区建设日新月异，路平水清灯明，绿在城中，城在绿中，街道洁净，民居雅致。不求最大，但求最佳。象州的桑蚕丝茧中外，红黑白米誉满广西。是全国的产粮大县、产糖大县。其中人均产粮居广西第一。乡村民居，告别了古时的“竹棚居”，大部分实现了砖混结构，漂亮雅致。一处处、一幢幢掩映在粗榕古松之间。民风依然淳朴，只是换了人间。“象州米酒清悠悠，几多情意在里头。喝一杯象州的酒，永远都夸象州好！”节假日分，出入村肆，25元钱买一壶10斤装象州米酒，邀三五好友，临风把酒，岂不快哉？

(五)

象州还多奇山怪泉。寺村有雷山，山下有名村处处，人寿年丰。上得半山，可尽览柳江两岸，象城

春桃夏荷秋菊冬梅，收诸眼底。登临山顶，渺渺茫茫，可览柳州之美！寺村人传说，1990年，韦纯束退休，雷山莫名其妙失火烧了一次，1996年林超群退休，二烧雷山；2001年黄任文退休，三烧雷山。此等奇闻，我未考证，不知是否。城区之东，有濮水名泉，今称之为“象州温泉”。温泉源头处有大大小小温泉十来处，温度在75度以上，最高出水口温度86度，自行出水量在每小时235吨左右。人誉为“中南第一泉”。温泉水含有24种对人体有益的元素，“浴可去疾，浸可烹鲜”。近年来，象州已把温泉建设策划成为集休闲、度假、康复于一体、两广闻名的综合旅游度假区。寺村东南山麓还有怪泉一口，泉水从半山石缝喷涌而出，泉水甘冽清甜，即时可饮，流量及温度不受季节和旱涝的影响，水泉的周围，终年花不谢，四季草长青。泉水口外，是一坡地。坡地种满大芭蕉，这种蕉大的有1斤以上，甜酸适可，食一个通便利溺，去口臭，食两个人说可延年益寿。更奇的是此泉附近，有一种小田螺，无尾无掩(盖)。在其他地方我从未见有如此奇特的田螺。象州西，6公里处有闷头村，该村又有一怪泉。名之象州凉泉。该泉日出水量每日保持在5000吨左右，泉水从石间喷涌而出，PH值在7.5左右，流出即符合饮用标准。沐浴和饮用绝佳。泉之四周群山环抱，地势雄峻，林木苍翠，气候宜人。象州城区之四周，有温泉居中，寺村冷泉居东，闷头村凉泉居西之现象，岂不怪哉？象州的怪象，尚不止于此。距城4公里处，又有一天生的石巷迷宫。数以千计的高3-5米的奇石，大小如房屋，排列出数十条曲折婉转，四通八达的天然巷道。巷内灌木野藤丛生，浓荫蔽日。人得巷内，东西难辨，南北不分。巷道高高低低，错落有致。人人得其间，无有带者，鲜能出其外。去之莫有不称奇者。象州是全国的古榕之乡，村村寨寨都有古榕。古榕树木高大，枝叶繁茂，浓荫如盖。中平镇河村，村边有七株500年以上树龄的古榕，排列形状依天上北斗七星摆布，世称“七星古榕”。看后直呼“奇哉怪也”！象州引人入胜的自然景观还有大梭峡谷、大冲瀑布、大乐剖面等等。

象州，一个神奇无比的地方，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地方，一个令人着迷向往的地方！恕我笔拙，无法一一历数道尽，赋诗一首，权当总结：

一

终年花不谢，四季草长春。
安泰天开盛，祥和地会盈。
山林常翠绿，江水永清明。
村现小康象，欢歌颂太平！

二

濮水多高寿，一游解百愁。
名泉方半日，不复思王侯！

拐角

□ 秋秋

刚拿到新房的钥匙时，先生看到那格局，就直发愁，房子有很多拐弯转角的地方，得房率明显低了不少，我一看到却兴奋不已，是啊，如果一套房子都是方方正正的，站在门口放眼望去，一览无余，该多乏味无趣啊。而有了那些拐角，整个空间格局就有了一些隐蔽的趣味性。

设计装修好后，果然，拐角处才是最精彩的点睛之笔，阳台的转角处放个简洁的花架，一盆茂盛的绿萝如瀑布倾泻下来，盎然的绿意从拐角处迎面扑来；主卧有个死角，索性支了张窄窄的吧台，偶尔有那么一两个安静的夜晚，一杯红酒，就着烛光，即便相对无言，浪漫情谊，尽在杯中；客厅的拐角处，放一张舒适的单人沙发，墙上置一排书架，行至拐角，可坐下小憩，抬手抽一本书，随意翻阅……连先生也忍不住点头：“没有这些拐角，方方正正的格局是有些呆板。”那是啊，你看苏州的那些有名的园子，哪个不是讲究曲径通幽，几步一景的，虽然咱们只住得起公寓房，可也需要藏一角小心思在拐角处，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一点小风景小惊喜。

喜欢旅行，可从来不喜欢去那些人潮汹涌的成熟景区，记得有次逛重庆的磁器口，招揽生意的商家和摩肩接踵的游客将逼仄的老街挤得水泄不通，空气里充斥着毛血旺、豆腐花、麻辣烫、炸麻花混合起来油腻辛辣的气味。

一个人偷偷地拐了个弯，转到老背背面的一条小巷子里，耳边瞬间安静下来，七月流火的重庆午后，这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宁静，高大的黄桷树撑出一地荫凉，老人们坐在竹椅上，摇着蒲扇摆着龙门阵；巷子边的石条凳上，有人家晒了一竹匾红红黄黄的辣椒；有住家在门口搭出个小小的棚子，两三张简易小桌，几张骨牌凳，就是个小吃店，闲闲地坐着几位街坊食客，来碗小面，或者来碗糍粑……地道重庆人活色生香的“巴适”日子，藏在喧嚣热闹的背后，躲在容易忽略的拐角处。

房子装修、旅途看风景如是，人生其实亦是如此，虽然我们都祈祷一生最好能平安顺畅，可如果生活中真的没有任何挫折波澜，又如何能感受到手边所拥有的珍贵；同样，没有拐角的人生，也很难令你看到生命中别样的风景。

前几年，我执意从一家事业单位离职，几乎身边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极力反对，无非是对于女生来说，这样稳定体面的工作最适合了，当然，放弃这样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自然是有过犹豫和彷徨，可一想到这份工作，从今天能看到你的明天、你的后天、你的将来……一直到退休，我就觉得无限的乏味和厌倦。

是啊，一份没有未知、没有变数的工作，就像一条笔直平顺、没有拐角转弯的高速公路，长时间在这样路况超好的高速公路行驶，驾驶员反倒容易放松警惕，驾驶疲劳。所以很多高速公路都会人为地设计一些转弯，那些拐角处不一样的风景，会令驾驶员者的精神为之一振，生活中的乐趣其实就存在于不断探索那一个个未知的拐角中。

去年的春天，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开始，很为自己的病情沮丧，躺在病床上的日子，安静而漫长。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每天忙着追逐别人的脚步，从未有时间像现在一样，能将纷扰的心绪静静沉淀，好好反省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追求什么？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欲望从来没有止境，再快的脚步都难以追赶得上瞬息万变的时代潮流，何不放慢自己的脚步，听从内心的召唤，跟着自己的节奏，做回最真实的自己。生病固然不幸，可这个身体上的拐角，却让我懂得，生命中很多东西需要认真去坚持，也有很多繁芜杂的东西需要勇敢地舍弃，放缓脚步，用心去感受拐角处的精彩风景。



冬韵 (苗青摄)

老村

□ 晓梦

如今，因为迁至新村，或者村民进城，许多老村子都空了。即便留下的，也多为老人。

朋友是个年轻人，却喜欢逛老村。这日说起，趁着午后暇余时光，便相约而行，去寻幽探古。

去乡村，从柏油宽路到村村通的水泥路，再到踏得坚实的土路，沿途是国槐、杨树、榆树，最后是柳。随着物转景移，即知晓老村已然不远。

车停在一堵矮墙前，一株向日葵摇摇晃晃探出头来，像极了城市安装的摄像头，警惕地监视着一切过往。目光越过矮墙，院子里是一片荒草，和这向日葵互相“嘲笑”，不知究竟是谁占领了谁的领地。我们的车好似穿鞋而来的物件，突兀而孤立地存在，成了一个异端。

矮墙的斜对面就是老村的砖砌堡门楼，青砖灰墙，木门洞洞，皆颓败蒙尘，斑驳沧桑。穿门而过的小路，石块光滑，道路坑洼，碾压了多少前尘往事。

走进老村，豁然看见，门内两旁，高墙下的阴凉处，六七位古稀老伯拄着拐杖倚墙而坐，一字排开，侧目翘耳，混混沌沌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比如仓皇闯入的我，还有我的高跟鞋，也成了由头。

我一回头，那些佝偻的脊背、古铜的皱

纹，在背光处凝成一幅画，时光是这幅画最好的画笔，泼墨处是岁月的沉淀。

沿着被车辙压过的土路，我们慢慢走进了这座老村。老村形制简单，一条主路贯通东西，两侧是小巷，皆盖民宅。细数巷内房宅，不是少数，如今却一片静默。尤其在这午后，衬着知了的叫声，更显寂静。

这样的寂静源于破败。所有的土墙断断续续，高矮不齐，没了棱角。墙面露着搅和的稻草和一些细碎的石子儿。昔日圈就的院落再无封地，那扇曾经崭新的木门或半掩着或摇摇欲坠，门栓耷拉着脑袋，门锁已不知去向。有的屋子虽无门窗，却还遗世独立着，屋脊上站着几只小鸟，成了主人。有的屋子索性倒下了，骄傲的身子一坍塌，堆成一堆土基，完全认不出那时娇贵的模样。

村内大部分都是这个景象。没有人濡养村堡，再没有生存下去的渴望，便不自主地颓废。

在一条小巷里，遇见一位老妇人，头发花白枯槁，身板蜷曲，廉价的花衬衫在干瘦的身上，令人惋惜。她没有追着阴凉处回忆时光，而是蹲在墙边低头揪草，认真单调。我们好奇，走近询问。大娘不戒备，像面对邻居一样仔细解释：“这草，别看小，若不拔，长起来可不得了，又高又密，难免藏了蛇，不得把人

吓死。”地上并没有几棵杂草，她依然固执地要铲除掉，足可见，人烟稀少的村庄，荒草也是一种恐怖。

抬头看，大娘家的墙站姿尚好，爬墙而过的几株瓜秧，和吊着的几只瓜，一起凝望对面渐渐没落的旧房。

村子深处，更是苍凉。那些荒草占据了西红柿、黄瓜旧日的地块，萋萋离离，绿得瘆人。我和朋友打趣，找间屋子，铺草堆柴，挑灯夜谈，没准还可邂逅一位聊斋仙子，倒也是人生一大幸事。朋友大笑，翌日我也如这房子一样不堪破落了。绚烂过后的必定是衰败吧。

不过转了一会儿，我即提议返程。朋友不解。我感触，这里的安静能让你浮躁的心瞬间沉下来，但是呆久了，就会心生悲凉，无缘由的伤感。

看似我要落泪，他慌忙牵我出来。此时，堡门楼前面的老伯只剩下了两位，他俩不说话，闭着眼睛打起了盹，不知所梦。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守着那份浓浓的怀念。我和朋友不自觉地握紧了手，大约依稀看到了未来的时光。

穿堡门楼而出，转身，西下的阳光照着老村那些残垣断壁，白晃晃的，刺得人心疼。新村是老村的过去，老村是新村的未来。

浪淘沙·贺十九大

□ 葛书琴

初心莫等闲，民富国安。
举世盛会划新篇。
山河万里披锦绣，神州同欢。

俯仰天地间，红旗漫卷。
沧海横流显真颜。
巍巍中华酬壮志，百年梦圆。

一中同学聚会

□ 妖妖

恍惚就是在昨天
我们清脆而稚嫩的声音
还在来宾一中的操场上回响
那些哭过笑过的回忆
一笔一笔
都深深地刻画在彼此心里

依稀也是在昨天
我们相聚在最好的现在
每次举杯倒映的笑
都灿烂着我们28年前
不老的容颜

我们都还在
是时光偷走了当年
曾情情放在你抽屉里的那支笔
此刻正书写着
光阴似箭

我们所有的人
都还是一如从前
我们今生注定的缘
换来了这一次
最欢乐的相见

老去的不是青春
是时间

冬天的村庄

□ 程应峰

这是无从诉说的忧伤
冬天寂寥的乡野
天空没有飞鸟
河道流水枯竭 屋顶
飘着一些散淡的炊烟

秋燃烧后
剩下的一点残红
在凛冽的风中飘落
于旷野
以泥土的姿态凸显

冬天的村庄
蜷伏在温热的火塘边
眯着惺忪的眼睛
打发着松散日月

有劲无处使的男人
为了却女人的心愿
奔着富足的生活
打好行囊出门去了

冬天萧条的村庄
女人守望在门槛边
守望在摇篮曲的旋律里
守望在爱和恨的边缘

女人
将牙缝里抠出来的香火
供奉在神位上
谁能说
这不是一份美丽心愿

连绵的香火缭绕地燃烧
绕过许多个日日夜夜
许多个祈求的日夜
像醉汉一样晃悠起跌

起风的晚上
香火摇曳成一道火狐
女人在酣畅的梦中
感觉不到火狐疯狂的舞步

一场大火
一声声惊呼 and 哭喊
将女人虔诚的心
无情碎裂

闻讯归来的男人
以无言的姿态直面灾难
却无力用双手
去捂热这寒冷腊月



柿柿如意 (苗青摄)